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906
20 June 2002
CHINESE

第九〇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2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5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于贝尔·德拉福尔泰勒先生 (法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06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澳大利亚代表迈克尔·史密斯大使。

史密斯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采用了担任主席期间所用的工作方法——你精力充沛却又慎重地管理裁谈会；在同我们协商的过程中显示出创造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你把取得进步的满腔热忱和焦急心情与幽默和对我们所应付的政治现实的良好意识糅合在一起。简而言之，如果我能长久地留在这里工作直至轮到我在這間会议厅担任你现在的职务，我一定会回顾早先的这段时光，竭尽全力仿效你沉着、明智和豁达的方法行事。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荣幸地在裁谈会上发言，我发言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周围四壁所包含的谈判历史的份量。澳大利亚在本机构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并非出于什么误置的民族自大感，而是由于澳大利亚人曾在多次战争中作战牺牲。虽然在我国本土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我国社会对常规战争带来的痛苦、混乱和破坏却感受良深。我们坚信，一定有更好的办法——通过谈判，建立全球法律准则，群策群力，我们可以抑制、甚至阻止某些否则就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尤其意识到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技术所蕴含的造成人类痛苦和破坏的巨大潜在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几年以来，我们同你的同事而且是许多同事一道，努力起草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其它一些文书。其中许多文书已经生效，在抑制研制和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默默发挥作用；其它文书则有待充分发挥潜力。

当然我意识到，在我抵达这里之前，裁谈会陷入了僵局，无法着手工作。自我六个星期前到达以来，使我深受触动的是，汇集在这里随时准备工作的外交人才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是何等的浪费。考虑到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及其造成的后果，情况就更为如此。我们各国的普通男女都有权问一句，为什么我们这个联合国系统授权为应对安全挑战拟定多边法律措施的专家机构居然对此毫无作为？

我不想重复大家都知道的答案，而愿陈述一下我国政府关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无论如何至少是陈述一下我希望在日内瓦任职期间能够取得什么成绩。

这不仅是指裁军谈判会议，而且也包括在日内瓦甚至别的地方的其它多边论坛。

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理所当然应该是核军备控制和裁军议程的下一步骤，这已一再得到赞同，我们坚定地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早日开始就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进行谈判。阻止核武器扩散的最强大屏障就是杜绝获取足够数量武器用核材料的可能。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将加紧国际上对裂变材料的控制，进一步拦阻扩散。南亚最近的紧张局势就提醒我们，停产条约具有潜力，能够在局势紧张的地区、特别是南亚和中东地区，发挥重要的安全和建立信任作用。

澳大利亚认为，在还没有开始正式谈判的时候，以去年讲习班和研讨会为基础在日内瓦就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问题进一步开展非正式工作是重要的，这与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谈判决论坛的恰当作用并没有任何矛盾。我们非常欢迎荷兰的倡议，赞成举办一系列有组织的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于 2002 年 6 月 7 日举办。我们认为，这些研讨会会对理解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在推动核不扩散与裁军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宝贵贡献，并大力鼓励各国代表团广泛参与。

澳大利亚还鼓励裁军谈判会议各国代表团考虑其它可以采取的措施，支持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我们特别督促有关国家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的努力需要得到其它多边、复边、区域和双边进程的补充，以促进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各项目标。

《不扩散条约》仍然是国际上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以及推动核裁军的根本。《不扩散条约》2005 年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于 4 月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显示出对《不扩散条约》的坚定承诺，我们为此受到鼓舞。我们期待着《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不断把建设性合作的精神带入审议进程，这符合我们维护和加强这一重要条约的共同利益。当然，日内瓦将是 2003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的东道城市。因此，各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都有义务协助委员会主席莫尔纳尔大使为 2003 年的会议做好准备。

为了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生效而永远全面禁止核试验，澳大利亚与其它国家一道不断奋力工作。我们知道有人对该条约开始生效的前景表示关切。但是，我们注意到，该条约有 165 个签字国和 93 个批准国，已经奠定了基础，成为禁止核爆炸试验的强有力国际准则。此外，该条约是在异常短

暂的时间内得到这种支持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在实现《全面禁核试条约》生效的目标之前，我们仍然要敦促所有国家维持暂停核试验的现有状况，支持发展《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国际监测制度。

澳大利亚将继续大力争取普遍实施关于加强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的《附加议定书》。我们认为，全面实施《附加议定书》是加强协调核裁军的重要步骤，我们敦促没有缔结《附加议定书》的国家尽快这样做。

《生物武器公约》是多边裁军制度的另外一个奠基石，过去 12 个月内面临着种种严峻挑战。这项《公约》第五次审查会议暂停以来，六个多月已经过去了。无论如何，该《公约》仍是国际社会防止和应付生物武器扩散问题的最佳方法。但这仍然不够，我们并不具备适当的方法，用以促进有效实施这一《公约》或澄清不遵守的嫌疑。技术发展正在使范围迅速扩大，不仅是和平利用生物技术的范围，而且也包括比以往更加危险的生物武器在内。大多数国家对获取病原体的规章管理仍然不够。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生物武器公约》需要得到加强。为此，去年在裁谈会上提出了各种务实的建议，继续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一些行得通的办法获得了广泛赞同。

《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 11 月续会的最优先事项就是确保会议最后的结论能在实质上推动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利益。我们认为，作为这一结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各缔约国应该同意更经常地举行会议，以改善执行《公约》的情况，加强遵守《公约》，并增强问责制。

防止弹道导弹的扩散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优先事项，这种导弹可以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潜在运输工具。我们对最后确定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取得进展感到鼓舞。

我们应该牢记，毫无控制地扩散和滥用常规武器也会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影响，威胁安全与发展。为此，澳大利亚仍将坚定致力于《渥太华公约》的普遍加入，推动执行去年 7 月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行动纲领》。

我的前任莱斯·勒克有幸担任 2001 年 12 月举行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届审查会议主席，我国政府仍将致力于该次会议上设立的专家小组进程，讨论可

以进一步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反车辆地雷的影响。澳大利亚希望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为减少这些武器对平民的影响而采取实际行动。

我知道这份活动清单令人望而生畏，但我认为，如果要使这一机构及其所具有的谈判技能发挥充分潜力，我们必须立下雄心。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和我国代表团仍将尽最大努力维护一个强大、相关和活跃的裁军谈判会议，并敦促所有成员国尽力作出必要的妥协，使裁谈会得以恢复工作。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迈克尔·史密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杜克·埃斯特拉达·迈尔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法国担任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巴西代表团愿对你设法使裁谈会摆脱将近四年的僵局作出努力表示诚挚的祝贺。巴西代表团对你上个星期提到的一筹莫展的情况也深有同感。我们对造成裁谈会瘫痪和缺乏行动的情况表示遗憾，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始工作。

正如你上个星期十分正确地指出，尽管我们遇到挫折，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即使想象的余地和创造性在裁军领域也许受到某些限制，但巴西代表团始终坚信，在使裁谈会重新启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尚未拿出全部潜力。

你以透明精神组织的各项协商，已经证实这种感觉具有牢固的基础。借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们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巴西代表团满意地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新提案。在频繁协商两年之后，中国代表团就 CD/1624 号文件所显示出的灵活性表明，该文本值得保留。这显示出裁谈会享有真正的机会去完成大家期望它履行的任务，即在平衡工作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启动工作，这一工作计划享有的优势是，保留在本论坛所表现出的与安全有关的最广泛不同的利益。巴西代表团请出席本届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我的发言者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代表团希望今天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作个发言。

秘书长先生，亲爱的同事们，

法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已满四个星期，尽管理论上应在 6 月 23 日星期日午夜到期，但实际上是今天结束。按照既定传统，我有义务作一次评议，希望我的评议从方法和结果的角度来看都能尽量客观。我随后会就我们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发生的背景向大家谈一些我的一般看法。

首先，我愿谈一下我们的方法问题。我们的方法并不是非常独创的；我倾向于开展双边磋商。我通过这种办法与我们裁谈会所代表的包括我国在内的 65 或 66 个国家代表团中的 46 个代表团碰了头，其他代表团由于缺乏时间，或也许是由于缺乏兴趣没有来见我，但是我对每个人都敞开接待。我还同各小组或其协调员通过具体约定时间或在许多会议期间碰了头，这个俱乐部已经享有良好的声誉。最后，我还一直设法使主席磋商尽量生动和互动，我希望能适度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

我现在从方法问题转而谈一谈结果问题。这对大家来说并不奇怪：我所进行的磋商没有显露出一能使裁军谈判会议走出僵局的途径，无论是宽阔的还是狭窄的途径，即使在黑暗中不时显现出一线微弱光亮，也没有看到这种途径。我在前三次发言中尽量不把希望提得过高，从一开始我就谈到适度问题，结束时我也会再次谈论适度问题。

在吸取我各位前任经验的基础上，我是以两种互补的方式从事工作的。首先，我考虑了交换意见或进行对话的可选办法。我认为，这是使我们走到一起、克服差异和打破惰性习惯恶性循环的最低共同标准。我必须承认我失败了，即使这仅仅是相对的失败。没有什么办法奏效，然而我肯定大家都意识到，各位的意见和建议使大家有可能探索这类对话的一切可能途径，那怕是最“适度”的途径。这是我在这次发言中第四次使用“适度”这个词，我们中有些人并非总是能够采用这种方法。然而，在这个阶段，我必须感谢我们三位关于程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他们献身于自己棘手的任务，并已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话的方法即使有限，但仍然是可能的。

第二，我采用的另一种办法是工作计划或工作计划具体组成部分的主要途径，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传统，它是我的各位前任以极大的勇气和汗水积累而成。这也走向了僵局，尽管是相对的僵局。这一办法包括就最低共同标准取得一致意见，在我们各次会议期间演变为阿尔及利亚大使把除数结果作为一个公式提

出的程度。不管怎么说，在我的主席任职结束之际，我想我察觉出了某种动向，一种轻微的转向。我愿表示希望，但愿这也许是漫漫冬日之后渴望已久的春日天使，也许有一天莫斯科精神会在本理事会会议厅获胜，我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

最后谈一下有关全球情况的看法。军备控制或裁军的概念在冷战的阵痛中产生，并在过去 30 年内实施，从广义来看，现在只是在把步子放慢。裁军和不扩散是这一概念的重要项目，现在正逐渐弱化。今天，变革正在影响着双边和多边裁军，影响了裁军谈判会议的瘫痪状况是这一进程最具体的迹象之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世界是否已经超出传统轨迹，突然滑出了军备控制的道路。摩洛哥大使在上星期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5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署新的裁军条约在裁军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大使说，这一条约标志着真正打破传统的军备控制方式，不管打破传统方式是好是坏——这是我而不是该位大使提出的问题——今天难以决定。历史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任过外交部长的一位法国外交家在其回忆录“三个共和国的外交部(Quai d'Orsay in the Three Republics)”中对 1930 年代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了下列记述，“在日内瓦的这座豪华的宫殿，剩下的只有演员，疯狂地调兵遣将，生怕剧场会关闭，总是在策划复杂而微妙，但总是徒劳无益的阴谋。”我们应该仔细注意：除非突然恢复活动，使其得以挽救，这个剧场关门的那一天也许会来到，不管是永久还是暂时关上门。我们从中会无所收获，而且也许会失去一切。在我们准备庆祝裁军谈判会议首届会议召开七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努力汲取过去的教训。

我愿最诚挚地预祝德国大使福尔克·海因斯贝格取得成功，他将自下个星期开始接替我，坐到我现在坐的位置上。我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的法德友谊之名，希望法国担任主席期间所积累的教益和设想会对德国担任主席有所帮助。我祝愿他成功，如果他需要，我和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充分的合作。

最后，我愿感谢所有使我们裁谈会能高效率工作的各位，以及在我们的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和常务副秘书长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的领导下享有如此良好的气氛。他们及其工作人员的协助非常珍贵。尽管我们也许没有参加嘎纳电影节，但我还要特别提到我们所有的口译人员：我代表大家感谢他们在幕

后如此谨慎小心地从事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一切的一切都将我们隔开的时候将我们会聚在一起，他们翻译无法翻译的内容，他们使并非总是那么明确的事情清楚了，他们与我们肩并肩走在长征的路上。

法国诗人拉马丁说，“人象一棵树，必须摇晃它，果实才会落”。我真挚地希望我的各位继任和首先是德国大使能够比我更用力地摇晃裁军谈判会议这棵树。

看来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代表团希望发言？我没有看到有代表团要发言，我将宣布休会，裁谈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由德国主持，于 2002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0 时 45 分散会。

-- -- -- -- --